

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探析

——以湖南省W村为例

汤梦娟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然而“三农”问题仍是迈向共同富裕道路的重点难点，为补齐这一短板，中共中央出台多项惠农政策，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实地实践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广大农村地区依然面临主体动员难、资源整合难、治理协同难的“三难”问题。本文主体湖南省W村作为各项资源并不突出的中部乡村，在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下，通过土地流转为抓手，积极发展乡村产业，提升村民收入的同时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关键词：土地流转；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5.10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让农民在实现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表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依然是农业变强、农村变美、农民变富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中国社会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在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总方针中，产业兴旺排在第一位，可见产业兴则乡村兴，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发展产业，乡村只有产业基础扎实，农民收入才会提升，生活质量才会改善，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一、案例概况

W村位于湖南省平江县最西端，处于县境最低处，两面环水。全村常驻人口472户1802人，辖20个村民小组，村内水田1950亩，旱土300亩。21世纪以来，城镇化发展日新月异，远在深山的W村却没能跟上时代步伐，发展愈发缓慢，贫困也成了挥之不去的阴霾。但2014年起，W村痛定思痛，通过4次土地流转，将无法耕种的千亩泥沙地变废为宝，成功扭转账面赤字，赚取了集体经济的第一桶金。一次流转解燃眉。W村面临人多地少及青壮年不断流失的发展困境，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乡贤的牵线搭桥下，W村集体以850元/亩的价格流转了村内千亩泥沙地，引进了嘉湘城投公司光伏发电项目。二次流转助增长。随着村委班子的更新换届，W村两委通过全村走访，一系列商讨、招标之后，最终村集体以450元/亩的价格进行土地返租，成立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村民在租金增加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三次流转出新方。W村集体为充分发挥返租泥沙地的价值，村支两委四处调研，先后两次远赴山东引进了7种不同品种的桃树，在技术的加持与悉心的照料下，桃树苗茁壮成长，奠定了W村的田园采摘经济。四次流转创新景。为弥补W村公共绿地缺失的空白，同时美化环

境便于活动开展，W村集体将村内占地30余亩的养猪场进行了拆除与异地流转，此外，村支两委外聘设计师，结合全村规划，打造了一个集生态休闲康体娱乐为一体的百姓公园。基于4次土地流转，W村对光伏大棚尽数摸底，结合本村产业规划，通过政府奖补、村民自筹等方式，打造出光伏+N产业园，集体经济不断做大做强。

二、理论基础

1. 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隆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科学实践研究方法，该理论认为社会世界和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都以不断变化的关系网络而存在。理论主要包含行动者、转译和网络三个核心概念^[1]。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涵盖非人类的物质和资源。而转译过程是行动者网络的核心，反映着行动者与网络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转译，多种异质成分建构形成一个动态网络。关键行动者成为网络中的代言人，与联盟成员共同维护网络稳定，克服转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异议”。结合该理论，是本案例中多元性行动者在产业发展中能够实现利益共享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剖析W村产业动态发展的过程，能够展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内在路径，另一方面，探究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所形成的网络，打开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行动密码。

2. 资源配置理论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资源配置思想，他把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形象地比喻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通过这只手来调节社会的资源配置。马克思指出资源配置是一种基于资源稀缺性的调节手段，其用社会劳动的概念来解释资源配置。只有做到

资源的最优配置,才能够使资源价值最大化,但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现实条件不可能一成不变。运用该理论分析,不仅体现资源利用的重要性,而且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过去,乡村产业发展常被视为城市经济建设的附庸,W村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难以吸引外部主体进入,资源难以开发,导致外部技术、信息等优势资源同样无法为乡村发展助力。从村民需求出发,合理利用内外部要素,与其他主体共同建设产业基地使资源自由流入乡村市场。

3. 协同治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同治理理论是协同学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不少学者认为通过沟通协商,促使多方达成共识,形成治理合力,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布莱森等学者研究表明,协同治理具体指的是治理行为,即几个部门密切合作,通过信息整合和共享,来完成单个部门无法完成的任务^[2]。协同治理理论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政治环境,以实现公共秩序的持久稳定。它将管理对象划分成了众多单元,以此来实现更有效的管理,达到资源整合和利益共享的目的。在本案例中协同治理成为多元主体和资源要素共同参与产业发展的作用方式。在多元主体共同致力于W村产业发展,做到分工合作与利益协商,各项资源整合协同,治理有效的依据。不仅为产业建设提供稳定的治理环境,而且促使参与主体合作共赢。

三、案例分析

(一)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之难

1. 行为主体动员难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W村和中国广大乡村一样面临着行为主体动员难的尴尬处境,一是村内人员年龄结构失衡,二是村民参与本村治理意愿薄弱。在年龄结构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其中青壮年占据绝对比重,这也就造成了当前农村“三化”现象突出,即“空心化、老龄化、妇孺化”,W村也不例外。湖南省作为农业大省,省内农村多以种植业为主,W村农业基础雄厚,经过四次土地流转,村内农业基本已实现集约化种养,极大限度将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创收减负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村民外流的趋势,加剧了村内年龄结构失衡。在村民自治方面,存在“有心无力”以及“无心有力”的矛盾,两线合股最终造成了村民参与治理意愿薄弱的现状。“有心无力”指的是留村村民多以老弱妇孺居之,受限于身体原因、认知程度,绝大多数村民对于村内公共事务知之甚少,以至对于村内发展无从谈起,有心无力。“无心有力”指的则是流向城市的村民,他们中的

一部分人靠自己的拼搏成功在城镇定居,另一部分人,仍然处在打拼阶段,不管哪种,时空变换都将他们与乡村发展切断,自然无法形成集体意识,也就对村内治理置若罔闻。

2. 资源客体整合难

W村内外资源多样,但受困于资源的有限与无形,部分资源难整以整合,难以进行可视化分析。一是土地可利用面积有限,致使土地价值延伸存在局囿。W村进行多次土地流转,依托光伏大棚打造绿色生态产业园、改建养殖场为百姓公园等方式,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也改善村内的风貌。但是,由于村内土地资源有限,致使第一二产业经济价值难以提高,不仅会影响村民收益、降低集体经济参与积极性,更可能造成产业升级发展缺乏后劲。如何提高土地附加值,创新与丰富农村产业形式,发展第三产业,成为土地资源整合的突出难题。二是精神属性难以衡量,造成文化内核缺失。费孝通曾提出中国农村社会具有乡土性,乡村社会的情缘关系和人情往来是维系情感的主要渠道,传统礼俗尤需重视和推崇。但随着现代生活观念更新迭代,导致优秀的乡土文化缺少传承的主体,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和意愿不强。W村集体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引进市场经济主体与运行规则的同时忽略了对当地特色民俗文化的发掘与保护,最终造成当地产业发展缺失了文化内核与精神内涵,在打造当地特色与文化招牌时难以形成有效吸引。

3. 治理有效协同难

W村集体产业壮大,对村干部能力素养和村民参与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阶段W村治理方面难以进行有效沟通。一是村干部队伍能力瓶颈。在产业经济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作为社会行政管理最小单位的村支两委日常工作量大、内容繁杂,导致村干部逐渐“向上负责”且不堪重负,容易丧失对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由于个人在思维认知、技能水平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局限性,对于错误无法第一时间认识,需要时间验证,阻碍了村务的“向下传达”。二是村务信息传达失灵。税费改革后,基层干部与村民直接联系减少,无法了解现阶段村民的信息需求,致使村支两委在政策解读、服务群众、凝聚社会力量过程中有所欠缺。W村工作信息和集体产业经济发展进度的信息公开,主要依靠村部广播、公告栏等平台。然而村民对于相关信息的了解仅停留于文字认知层面,难以获得有效资讯,缺乏双向交流互动。大部分村民只关心年底分红,对本村事务和产业经济发展程度了解不够,造成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传达失灵。

(二)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之解

1. 内育外引激活力

面对村内发展主体动员难的困境，W村走出了双向流动盘活人口以及培育村民主体意识两条路子。首先，抓好基础设施建设。W村通过建造老年活动中心、文化广场、篮球场，丰富群众的日常生活；建设五保之家、“幸福食堂”，免费为五保老人和残疾村民提供就餐，保障基本生活；兴修入村大道，对原主干道实现“白改黑”，将全村域到组入户路硬化，做到“出门不沾泥”；自来水到户、全村域到户亮化，完成全村改厕等工程，强化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宜业新乡村，为吸引青年返乡及外来投资建设奠定硬件基础。其次，抓好乡风文明。W村通过开展“治陋习、树新风”成立文明劝导队，做到常态化宣传；组织举办“广场舞大赛”、“送书画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组织开展文明家庭评选家风建设活动，引导村民向好向善等举措，提升村民认知能力，增强村民集体意识，培育村民主人翁精神。最后，抓好特色产业。W村依托村内光伏大棚优势，大力发展“光伏+N”特色产业，增设村内就业岗位，在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激活他们建设家乡的热情。与此同时，W村积极发展智慧农业，通过数字赋能，引进新型农民，实现农村城市双向流动。

2. 再造资源共同体

对于分散的资源要素，整合成为资源共同体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首先，三产融合产业升级。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为引领，在现实土地上打造W村三产融合新业态^[3]，延长集体经济产业链：做强一产，以光伏大棚为基础，创新种植生产技术，打造W村现代化特色农业；优化二产，建设集农产品培育、种植、深加工、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轻工业；做活三产，挖掘村内文化属性，提高产业附加值^[4]。如W村依托“千亩桃园”打造“桃文化”，宣传特色文旅服务。其次，强化要素创新配置。将村内资源、生产工具、发展技术进行集约化配置，探索建立新型农产品销售、绿色餐饮和其他休闲服务有机结合的创新模式，延伸农业产业价值链和效益范围。最后，城乡联动文化新兴。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要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文化转型。W村需要构建“产业+文化”联动的乡村振兴模式，挖掘民俗资源，将农耕文化、节日文化、非遗文化融入产业经济发展精神内涵中。充分利用千亩桃园、百姓公园、秀美屋场等文化平台，举办创新性的文娱活动、风俗集会等，为提升村民的精神富裕提供文化环境支持。

3. 多元治理困境

随着W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W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精神需求成了W村基层治理体系发展和变革的内在动力。首先，为了匹配现代化的农村治理理念，W村着眼于基层干部队伍综合素质提升。一方面，引进优秀的网络直播培训课程，设置多种课程种类，既涵盖了党政方针、政治理论等，也囊括了农业技术理论、基础网络技术、社会保障和法律法规等应用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另一方面，不定期联合湖南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送技术下乡活动。同时积极与有研学、实践等需求的机构合作，借助外力为基层干部综合素质赋能。其次，推动单一管理主体向多元共治主体转化，W村建立了“多元监督”的考评机制，发挥村民在多元主体中的监督作用，让群众参与到村支两委的考评中来，同时制定完善的考评标准，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公正性。最后，为了让村民更多地参与到共治的主体中来，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民政状态，W村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多元共治氛围，搭建各种形式的沟通平台，增强对利益主体的关注度。不定期开展“茶话会”听取民意，同时采取匿名问卷调查等方式，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做到既听“顺心话”，也听“逆耳言”。

四、结语

农耕文明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伊始，世世代代传承着朴素的土地观念与人本思想，农村绝非是负面的、贫穷的、问题的存在。工业繁荣发展与城市文明盛行，农村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但国家发展与民族富强，都需要以农业农村为支撑和依托。本文通过剖析W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和关键转折，以期为中国乡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做法，为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提供样板。

参考文献

- [1] Emerson, Kirk, Tina Nabatchi, and Stephen Balogy.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22, No.1 (2011): 1-30.
- [2] 侯志阳, 张翔. 作为方法的“中国”: 构建中国情境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21, No.18 (04): 126-136, 174.
- [3] 何秀荣. 农业合作社的起源、发展和变革[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No. 328 (10): 66-75.
- [4] 武小龙, 谭清美. 新苏南模式: 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No.140 (02): 18-26+163-164

作者简介: 汤梦娟(1995-), 江西九江, 女, 汉,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